



霜重色愈浓

张贤亮等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7.7

霜重色愈浓

张贤亮等著

夏人民出版社

霜重色愈浓

张贤亮等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公园街4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180千

198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8,500册

统一书号: 10157·123

定 价: 0.58元

目 录

看“点”日记	张 武	1
客人	戈 悟 觉	25
潘问鱼	程造之	64
霜重色愈浓	张贤亮	98
榆树岭的光彩	翟辰恩	134
多田先生和假洋鬼子	李兴华	165
书	菲 音	189
树林里	李跃飞	205
灵人和傻子	姚承秀	219
我的爱人——爱我的人	江汉青	232
梧桐滩传奇	冯 泣	270
煤城树	冯剑华	291
闪亮的盐根	吴淮生	294
手	周 旋	301
生命的火花	刘岳华	307
编后记		311

看“点”日记

张 武

自 序

这半年多来，我的工作是从跟随省委副书记徐江同志下乡蹲点，中途徐书记因公务繁忙，回机关了，单留我一个人在“点”上坚持。为此，有的同志开玩笑叫我“留守大员”，社员们则叫我“看点干部”。我的这束日记就是看“点”期间写的。

读者会问：领导干部的“点”还要看吗？当然要看！就拿我们徐副书记的这个点来说，虽然他回机关处理公务的时间比在点上的时间多得多，但社员和基层干部谈论工作的时候，还是说：“我们这里是徐书记的点。”徐书记在一些发言中也常引用这里的例子作为第一手材料：“比如我蹲的那个大队……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你就知道我这个看“点”干部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了。事实上，重要性还远非如此。你如果是喜欢看报纸的，请你千万留心，今

• 1 •

后报上凡有徐书记蹲点经验的消息或文章，那一定和我有些关系，因为其中许多生动事例都是从我的日记里提炼出来的。虽然有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，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，但那是别人的过错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是严格尊重事实的，这有我的日记为凭！

说到日记，可是顶重要而又十分麻烦的事情。因为我是个再懒散不过的人，哪里有心天天写日记？但事实上，长期以来，我一直认认真真地记着日记，从来不敢偷懒疏忽。这是客观需要。现在我的日记已经有了几厚本子，近期的正在几个“秀才”手里传阅，搜求“第一手材料”，为书记准备什么报告呢。这里只能挑出一部分给大家看看。这样一来，年月日就不连贯，事体也衔接不起来，不象个日记，只能算是大事记，或者我一个人心里明白。不过所记的人和事，都是当时当地的实情，相当可靠。

此为序。

二月二十四日 晴

今天是星期六。

我到点上已经三天了，必须开手写日记，要不，书记到了问起情况，丢三拉四怎么行？

大前天，徐书记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们的头头，点名叫我去跟他蹲点。我听了十分高兴。过去虽然也跟过领导下乡，可是跟象徐副书记这样高的领导，还是第一次，一定可

以学到许多好东西呀！我急忙去找书记报到。

徐书记有些年纪了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也出现了皱纹，但精神还挺健旺。我进去时，他正忙着看材料，案头文件堆积如山，可见省委领导同志是多么辛劳。看到我，书记停住手头的工作，和蔼地招呼：“小吴来啦，坐，坐。跟我到农村去蹲点怎么样？嗯？听说你对农村的情况很熟，是不是？”

这样地平易近人，这样和气地问话，马上消除了我的拘束，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赶忙说：“也谈不到什么熟悉，不过是经常在下面跑转……”

“咱们这次下去，不满天飞地东跑西跑，选一个地方蹲下来，蹲他一年半载——你看看，蹲哪里合适？”

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其实书记并不要我回答什么。他问：“黄湾怎么样？老典型，群众基础好一些，也近，来回方便……”

接着，书记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，十分亲切地说：“咱们这次下去，一定要转变作风，不能象过去那样。我打算一竿子插到底，直接下到队上去。这样好一些……不过这几天手头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这不——”书记摇了摇手里的材料，“正在开的几个会议，非要省委领导讲讲话不可，他们又都推给我，不去吧，代表们有意见。再说，党委原是应该重视各方面的工作嘛，我考虑还是去讲一讲好。是的，讲一讲。他们的会议明后天结束。我考虑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，“喂！……嗯……什么事？……哦，你不说，我差点忘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就让老宋去接……”

放下话筒，书记大声喊“小董”。秘书闻声跑来，书记说：“你去叫老宋到工学院，把赵老师接来。”

徐书记是分管农业的，怎么又管上了教育方面的工作？而且在百忙之中亲自接见老师征求意见，了解情况，真够辛苦的。小董出去以后，书记又接着说：

“我考虑，你是不是先行一步，去大队做些准备工作，比如地、县、公社，也得给他们打个招呼——我没有让秘书往下打电话，那样惊动下面，影响不好。还是你去，当面给他们通知一声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他们陪人。咱们的蹲点组一定要精干。这次去，我不打算多带人。县上可以参加一个，最好是他们管农业的头头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如果没有别的事，现在就出发。我让董秘书安排车，送你去！”

那是星期三的上午。

这么着，我由专车送下来，先地委，后县委，再公社，最后来到黄湾大队。这是全省知名的先进典型。我是农办的干部，常年四季下农村，对这个队的情况比较熟悉，队干社员差不多都能叫上名字。我和大队支书互相搗了几拳，嬉笑一番，算是接上了头。马上言归正传，召开

支委、队委联席会，由我传达了书记蹲点的指示，算是“打招呼会议”。接下来就分头准备，我和大队长亲自号房子，安排吃住问题；会计汇拢当前生产的各项进度数字；支书在他的小本本上划汇报提纲……可以说开动了全部机器。经过两天半的努力，到今天下午总算万事齐全，只候书记了。

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

书记今天进点。

大队干部本来要张贴标语，组织群众欢迎场面，被我好言相劝，阻止住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搞这一套！况且徐书记是个讲求实效，不爱排场的领导同志。加上省委最近做出决议，已经明令规定，领导干部下乡不搞迎送，不搞宴会。

正午时分，三辆小车，浩浩荡荡向大队疾驰而来。刚一下车，自动出迎的小娃娃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徐书记一身布衣，风尘仆仆，笑着和队干一一握手，十分平易近人。

看着大队干部前护后拥地把书记让进大队办公室，我却发起愁来。车上下来的人数大大超过我的预算，书记本人除外，他带的人马有：秘书小董，警卫员小刘，政策研究室张副主任，秘书处高处长和三名“秀才”，还有警卫处长，另外还来了两名记者（文字、摄影各一），由县上的哈主任陪同，加上三个司机，整整十五位，这么多的人往

哪里住去？我原来思想太保守，只安排了五个人的地方，现在只得重新筹划。我想把书记和几个写文章的人安排在大队部，其余的人分散到各队社员家去。给书记汇报了，他当着队干的面批评我：“这怎么行！我不是给你讲过了吗？咱们下来一定要改变作风，和社员‘三同’。你怎么叫我住队部？一律住社员家，吃派饭！”

我赶忙按书记的意图安排吃住。把书记的这个小组——秘书、司机、警卫以及警卫处长这些紧跟不离身的人，安排在二队赵大娘家。她家有七间新房子，儿子媳妇都在外面工作，只她领着小孙子看门。书记的大本营安在那里，临时开个小会也不用另找地方了。至于几个“秀才”，我还是自作主张，安顿到大队部了。其余的人一律下队到社员家。

刚刚安排妥帖，书记就开上会了。这是预料当中的事。因为徐书记工作一贯雷厉风行。他和大队干部简单谈了谈，并不要支书详细汇报，就马上召集全体干部、党团员作报告，宣讲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。

我很想听听书记的讲话，可是不能，麻烦事接踵而来。

先是司机找我，说小车没处停放。可不是，农村哪有现成的车库？我说停在大队部院里，他们说不行。最起码要找个遮阳避雨的棚子。警卫处长也加添地说：“应该找个象样的地方，要不，首长说一声走，车发动不起来，不是抓

瞎了！”大队会计在一旁，听得事情这样关紧，灵机一动，拍了一下大腿说：“瞎，好办，晚上我叫拖拉机开到敞院来，你们小车进去，可以吧？”三个司机认为满意，笑着回屋子玩扑克“砍牛腿”去了。

警卫处长还不走。

这位富有警卫工作经验的处长，是个清瘦面貌，长条个子，看上去弱不经风的人。但他智多见广，头脑机敏，两只眼睛老是滴溜溜乱转，又不住地眨巴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缠着我，一会儿问社情，一会儿谈安全，象审问我似的。我疑心他昨天看了什么反特电影，夜里做梦还没有醒过来。要不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忧虑？还神气十足！我以为徐书记没必要带他来。他纠缠得我实在没法，我就和他开玩笑：“处长同志，你要是不够放心，晚上和小刘两人轮班站岗放哨，白天休息也可以嘛！”

他不高兴地瞪我一眼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难道我是来放哨站岗的吗？我是执行任务，保证首长安全的！照你那样说，我们白天不工作了？出了问题谁负责？”

警卫处长的问题还没有解答完毕，摄影记者又来了。这位记者戴着八百度的近视眼镜，身上左右交叉挂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黑皮包，手里提一个大帆布袋。他见了我，就象商量什么机密大事一样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吴同志，咱们研究研究明天劳动拍照的问题吧，场面可得你组织，不妥当的人，叫他们离远点，千万别影响镜头。书记左

右，最好是支书或先进社员……”警卫处长说：“这个你放心好啦，凡是不可靠的人，我们一律不让他靠近首长。”记者听了，感激地看着警卫处长说：“就是，就是。处长是知道的，这样做，并不是为了别的，只不过照片见报的时候……”“主要还是首长的安全嘛！”“就是就是……”

他们二人说得十分对路，我乐得瞅空子躲开了。

三月二日 星期五 有风

书记下地劳动，安排的活路是撒肥。徐书记虽然是江南水乡的人，但因长期在北方工作，对塞外黄土高原的农活并不生疏，到地里拿起铁锹就干，哗哗哗，几下扬完了一堆，又快又匀称，在场的社员无不交口称赞。

但是这个活路不宜于拍照。你想想，粪堆在地里星罗棋布，劳动的人各霸一方，用铁锹撒起粪来，尘埃滚滚，一片迷茫。这样的场面，如何对光取景？实在难为摄影记者。他跑前跑后，无论如何卖力费劲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角度。不是光线不够，就是书记低头干活，形象不完美。眼看一块地撒完了，还是没有拍下一张照片，急得他把高度近视眼镜戴上摘下，摘下戴上无数次。他一面气喘吁吁地擦汗，一面焦急地求助于我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就支使他去找书记的秘书联系。小董又找书记耳语了几句，书记听了，直起腰来哈哈大笑，说：

“照什么相啊，总是这一套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，不要领导拔一根草，铲一锹土，就跑来照相，给群众什么印象？算啦，还是去照照社员吧！”

政研室的张副主任原来办过报，深知当记者的苦处。听书记这么说，赶忙上来说：“徐书记，记者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你不让他照，回去咋交差？说不定版面都计划好了呢。让他们照照……”

书记并不认为此话有理，但到底还是允许拍照了。警卫处长赶忙飞奔过来，也不搭话，只是从书记的衣袖上拉着，把书记摆到理想的中心位置上，又把大队支书和大队长拉过去，安放在左右。他认为可以了，立即退后一步，打手势让记者开拍。可是记者还是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，他没有领会意思，又往前凑了凑，记者急了，大喊：“你躲开嘛！”警卫处长这才恍然大悟：自己两手空空，站在后面多不得当呀！他自我解嘲地一笑，蹿到一边。记者紧按快门，咔嚓咔嚓拍了几张，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。

这种热闹的局面，惹得在另外一块地里干活的社员引颈观望，停住了手里的营生。我觉得这个搞法太“那个”，得空时要向书记说说。

三月三日 星期六 晴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刘玉山老汉跑到我的住户家来串门。他嘴里噙着烟锅，喜眯眯的，可是和我说话时，又带

着几分埋怨的口气：“老吴，你是咋搞的嘛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咋给徐书记瞎吹，说我是‘土专家’，种麦子的能手？”

“不是你们队上的人都这么叫吗？”

“嗨，你咋能听他们的话！冒日三光，哪有个准？这下可好，书记一定要和我种试验田……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笑着说“那还不好？把你的老经验拿出来，表演表演，把地种得好好的，树个样板嘛！”

“你说的容易！”刘老汉在鞋底上磕着烟锅说，“种庄稼的事，能由你想呀！万一种不好，我算什么！影响徐书记的名声呀……”

徐书记昨天参加劳动，听大队支书说，他们打算今年每个生产队搞个一百亩的大面积丰产方，计划亩产八百斤。书记听了，不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，还决定亲自种试验田，由大队支书老许，老农刘玉山参加，合种二亩“墨卡”，初定单产一千斤，对外讲九百，留点余地。当即选好了地块，插了牌子，已经开始整地了。

他这一说，我也高兴起来。看来，徐书记蹲点是下了决心的，非蹲出点名堂不可。

三月六日 星期二 大风

大队支书老许一个劲地给我叨咕，说徐书记既然不听

全面汇报，他打算把当前生产上存在的几个问题反映反映。我觉得在理，就向书记转达了这个意思。徐书记听了，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：“生产上的事，让他们自己研究吧，咱们不搞包办代替，也不搞长官意志。”停了停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既然生产上存在问题，就把生产队长找来，座谈座谈农业大干快上的问题，有什么想法，大家一块说说。”

支书高兴起来。队长到齐，他先来个开场白：“徐书记亲自到咱们队来蹲点，这是上级对咱们的关怀。咱们一定要把工作搞好。你们在生产当中有什么困难、要求，也当着徐书记的面摆一摆。你们平常对我叫喊，有啥用？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！省上的书记来了，对上级说说吧！”

嘿，他还真有一手！

生产队长们听支书这个口气，一个个都活跃起来，发言争先恐后。有的提政策方面的问题，讲到最近发来的《六十条修改试行草案》以后再有什么变动怎么办，当队长的有顾虑；有的谈当前社员搞副业怕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；更多的人讲到了生产上存在的困难，什么供电所把他们的电卡断啦，拖拉机缺零件跑不起来，非大米香油解决不了问题啦，还有就是化肥不够，柴油缺少的问题，等等，说了一大堆。徐书记听着笑起来：“你们这是什么建议呀，这是拿我当后勤部长，要东西嘛！”

队长们也笑起来。

徐书记说：“我可不给你们许愿，也不管批条子。这些事我解决不了啊！”停了停，他又喊着问秘书：“小董，咱们这次来，业务部门的人怎么一个也不来？回头打电话，叫有关局来人，最好是能拿事的——如果局长在家，让他们来一趟好了！现在就去，还有……”下面几句话声音很低，没有听清。

不等会议结束，我和董秘书就到邮电所去挂长途。我拿过报话单子，一气写了电业局、农机局、物资局、供销社、商业局五个单位，董秘书看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，叫我开电话会议吗？乱弹琴！”说着，只写了“省委办公厅李成”几个字。

电话通了。“……我是董秘书，哎，对，对，有个事，你记着给办一下……对，工学院教英语的赵老师……对，姓赵，他给徐书记的孩子补课，嗯，每周两次，到时候你安排车接送一下……嗯，对，对，别误了……还有，通知这几个单位的头头（从略），马上到我们的点上来一趟，越快越好……对，直接到队上……”

哈，原来如此。不愧是书记的秘书，办事多干练呐！如果按我的笨想法，挂上五、六个电话，耗财费力费时不说，书记的孩子补课，派车接老师的事向谁安顿呢？

三月八日 星期四 晴

书记说，最近几天要开些小型座谈会，摸一摸当前农

村存在的问题，征求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落实经济政策的意见。有的会已经通知了，可到下午又变了卦。县委书记跑来，说是汇报工作，可不知怎么搞的，后来竟把徐书记请到县上去了，随行人员也全部跟走，说明天要给县级机关作关于四个现代化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报告。开头打算让“秀才”们留下，连夜准备讲话稿子，第二天送去。可是张副主任和高处长说不行，在这里写有困难。理由是大队的电灯经常出故障，怕误事；再说，参考资料也不全，无法动笔。这倒是事实。大队虽然订得有几种报纸，但送得不及时，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星期一次，都是十天半月的旧报纸。徐书记平常念惯了稿子，当然搞不清写文章的门路，只好同意他们回县上去写。他们一定要回招待所的另一条理由是，说那里安静。其实，招待所谁没住过？成天车水马龙，噪音不绝，哪有乡下这样恬静清淡！不过走就走吧，我倒希望这些随员以后少来才好。特别是那个警卫处长，一点事情也没有，还摆出一副面孔，装腔拿势，难道人民公社是恐怖世界吗？笑话！这些老头老太太没见过大官，想到跟前看看书记，十个倒有九个给他赶开了，不让看。有些在过去运动中挨整下台的干部，想找书记反映问题，连边也沾不上，只把申诉材料接过来交给秘书小董。

书记临走，我问他安排的那些座谈会，是不是改时间，等他来了再开。书记连连摇手，说：“不要等我了。你和大队干部主持着开。尽量让大家发扬民主，广开言路，把